

作家自选集系列

林白

作品自选集

漓江出版社

● 神秘 飘忽 凄厉 惊艳

● 唯美的姿态 批判的激情

● 女性身体与情感的诗性叙述

● 分裂的主体 流动的视角 多元的声音

作家自选集系列

林 白
作 品 自 选 集

漓江出版社

林白作品自选集

林 白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印张16.75 插页5 字数390000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9000册

ISBN 7-5407-2397-1/I·1451

定价: 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林 白 论(代序)

陈思和

林白是90年代大陆文坛上最具有争议性的女作家之一。她来自西南边陲的北流县——这个地方因设隘道“鬼门关”而著名,至今仍有两石对峙,间阔三十步,古代流放犯人对此留下两句歌谣:“过了鬼门关,十去九不还。”从北流到达北京,几乎等于是从边地草间到达世俗权力的中心,从巫风犹存的自然生态形式到达了百病丛生的现代转型社会,其文化差异之大,精神冲击之猛,是可以想象的。那片瘴气缠绕、毒雾弥漫的土地不仅为这个南方女人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清凄而浓厚的异域风情,而且自然地推动她走向世俗文明的对立面。林白是带了自己独特的童年记忆进入文坛的,她来到北京以后,无论是出于一个边城女子对现代文明的向往还是出于女性亘古而来的软弱,她都自觉地愿意向主流的文明社会臣服并且同化那些来自蛮荒之地的记忆,这表现在她的创作里总是弥散了难以言说的委屈和自怨自艾。可是她自身所带来的那股诡秘气息却顽强地表现出与世俗道德文化格格不入的精神,加之我们身处的文明也太古老,老得已经失去了容纳新鲜活泼的生命信息的能力,因此林白那些古怪而诡秘的文学经验始终没有被高大华美的京城主流文化

所接纳。林白现在虽然身体和户口都留在了北京,但其精神世界依然被无情地放逐在“鬼门关”之外,这使林白的声音变得独特而异样,仿佛是异类发出的受伤的悲鸣。

孤独的、被异化的生存处境成了放逐者林白的文学想象。从80年代末起她的小说里就出现了一系列与世隔绝、行为怪诞的女人,她们几乎全是想象的产物,神秘莫测,或与一条小狗相伴,或者飘忽不定人鬼不分;她们没有异性相伴或者苦恋不得,欲火中烧以至越轨;自恋,同性恋,或者更变态的方式,没有妥协只有在痛苦和自虐的烈火中苦苦煎熬。受苦中的女人美丽而有光彩,如果是出现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很可能被视为猎奇或者趣味不正,但女性作家林白却明白无误地以此泄露了被拒绝的绝望。中篇小说《同心爱者不能分手》那个带着永恒的伤痛拒绝社会的神秘女人以自淫与人畜恋了却残生,《子弹穿过苹果》里巫女蓼苦恋不得终以暴力自尽,《回廊之椅》中主仆俩在充满欺诈与残杀的男人世界里忘我地投入了同性相爱的游戏……这些怪异的场景即使在一些世界级的作家的笔底出现,有时也难以避免猥亵暧昧的趣味,这倒不仅仅出于道德上的禁忌,还有美感方面的传统习惯。而林白却轻易地跨过了这个障碍,她轻而易举地表达了一般作家难以下笔的题材,以唯美的写作把文明社会中人们难以启齿的经验写得如此的美好和不忍。尽管林白的小说后来受到许多指责,但这一组美轮美奂的中篇却很少被道德的子弹所攻击。我起先把这些局部成功归结为作家的唯美主义倾向和小说的技巧性构思,(如后者,作家经常在作品里穿插了对现代青年性爱心理与爱情观念的嘲讽,以致使人对这些令人难堪却优美怪异的性爱经验产生误解,误以为这仅仅是作为嘲讽现实不良风气而设置的一些伤感情绪的片断,是虚幻而美丽的性幻想,以致看轻了它的现实力度。)但慢慢地

发现,它的成功还应该与作家所持的女性写作立场有关,它涉及了女性身体、情欲及女性自觉等一系列美学疆域的重新界定。

其实作为一个男性批评家,我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合适人选。曾经有人批评说,为什么男性批评家热衷于女性作家专写自我隐秘经验的作品?我对此类问题无以言答,只是将问题反过来想,女性的隐秘经验如果不是女作家来写,专由男性作家来代言,是否就正常呢?当然,如扯开去讨论女性的隐秘经验能否允许文学表达,或哪一类经验才被允许表现,那就更复杂了。我们姑且把这些疑问悬置起来,专来讨论女性隐秘经验该是由男性作家(如曹雪芹、D.H.劳伦斯等)来代言,还是应该由女性作家自己来发现并且描写?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与此相关的男性与女性之间谁可能更加准确地描写出真正的女性经验?我想这个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文学史上早就司空见惯的由男性作家作为女性代言人来表现女性经验的时代里,女性作家能否夺回这个领域的发言权,我以为至少是女性文学成熟的标志之一。这个问题在世界文学史上以及台湾文学史上也许早就不是一个“问题”,但长期被禁锢在男性道德禁欲主义环境下的中国大陆,文学上女性意识的觉醒要迟缓得多,也啰嗦得多。女性意识以至女权主义批评话语在中国也是传播了好几年的事情,套用这些概念来表现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已有过不少,但林白的创造性的贡献是真正以女性的坦然和独特的文字魅力表达了这些理论概念,我惊异林白对这些概念几乎是无师自通,她全然依赖于自己隐秘而散乱的个人经验创造出文学的生命之美,一开始就在美学上接近和把握了那些隐秘的经验。来自西南边陲文化的因子使她不经犹豫就跨过了汉文明的道德束缚。常人感到猥亵困惑的经验在美丽的文字段落下让人受到一次感情的净化,坦然而不耻地表达人类的淫荡本能就证明了人类的健全,

但这种坦然而不耻的语言不是医学的，更不是伦理的，只是美学和艺术的，才能充分显示人类文明的真正航标。林白小说里大量的对女性身体的描述都不是孤立的和鉴赏性的，而是饱含了女性对自身身体美的发现、情欲的开掘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子弹穿过苹果》里作家写到巫女蓼的裸体：

我还是愿意想象丛林中的蓼，一个在阁楼里湿漉漉凉滋滋皮肤像蛇一样的女人呆在丛林里该是多么合适，她就跟树的颜色一样，她要是在丛林里脱掉上衣赶路，裸露着她那橄榄色的发亮的乳房，这该是老木在学院时创作的一幅画，那时候我已经跟他讲过蓼。事实上，虽然我从未跟着蓼到丛林里去过，但是在我们家乡漫长而炎热的下午，在密不透风的丛林里，蓼要走上十华里的林中小路回到她住的地方，她很可能把上衣脱掉，林中的瘴气流泻到她裸露的皮肤上就像月光流泻到河面上，使她遍体生辉。

很难想象，没有热带丛林生活的作家能写出这段美文，一个裸女不带半点羞色地坦然立在读者的面前，她应该是一幅画，一幅高更笔下的女土著画像。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么高更笔下的人物以硕大的乳房和黝黑的肤色多少渗透了男性白人的猎奇趣味，而林白笔下的巫女则健康地显现出女性作家对同性的身体魅力的骄傲和赞叹。南方女人的特有风情、魅力及其性格在这幅素描中突兀而现。在《回廊之椅》中，作家进一步描写了朱凉太太让使女为她洗澡的场景，似乎更能说明这种文字特色：

朱凉洗澡总是要花费比别的太太多两倍的时间，

她让七叶在她全身所有的地方拍打一遍，她那美丽的裸体在太阳落山光线变化最丰富的时刻呈现在七叶的面前，落日的暗红颜色停留在她湿淋淋而闪亮的裸体上，像上了一层绝妙的油彩，四周暗淡无色，只有她的肩膀和乳房浮在蒸汽中，令人想到这暗红色的落日余晖经过漫长的夏日就是为了等待这一时刻，它顺应了某种魔力，将它全部的光辉照亮了这个人，它用尽了沉落之前的最后力量，将它最最丰富最最微妙的光统统洒落在她的身上。她身上的水滴由暗红变成淡红，变成灰红、浅灰、深灰，七叶的双手不停地拍打她的全身，在她的肩头不停地浇些热水，她舒服地吟叫，声音极轻，像某种虫子。

这段略有一点颓废的文字包含了“美丽的毒药”的作用。落日、裸体女人和未成年的小女孩，三者之间构成一幅意味深长的关系图。落日照在裸女的身上，似乎显示了阳性威力对女性的最后笼罩，可惜是夕阳西下，它在裸女身上的光泽一寸寸地退出，越来越暗淡，而两个女性愈是逼近黑暗也就愈是欢快，因为黑暗才是她们的真正家园，她们在黑暗中用自己的方式寻求肌肤相亲之悦，实现女性之间性和生命的自娱。这部小说以一幢老房子为界，划出了外部/内部两个相对峙的世界，前者是阳性的、政治的，充满了散发性的冲突与残杀；后者是女性的、感性的，包孕了孤独与美的本质，而这幅主仆沐浴图正是这孤独与美的极致。也许那两个女人在自娱中隐含了某种暧昧的意味，但美丽的文学描写已经洗净了世俗道德赋予它的罪恶含义，任何人读了这段文字也不会引起淫秽的念头。——这两个段落都让我们注意到：表面上产生作用的是作家的唯美主义创作方法，但真正的

美感,显然是来自某些女性意识的观念。

这些段落都直接描写到女性的身体之美,这种描写不是静止的欣赏性的文字(如通常男性视角下的女性躯体描写),它饱和了女性表达情欲的方式。前一例有关蓼的描写,是在表现蓼得不到所爱之人回报的心情(丛林里裸身奔跑的形象),后一例更是直接表达了微妙的同性之爱,她们都在一种与现实世界相隔绝的状态下展示自身的美,如果有一双高高在上的窥探的眼睛,那也是女性自己的眼睛,“用女性的目光对着另一个优秀而完美的女性,去尽了男性的欲望,从而散发出来自女性的真正的美”,林白在一部小说里如是说,这也可以看做是林白女性小说的真正的美学特征。其女性意识并不在于表现了人类某些隐秘的感情方式和变态的性爱形态,这些因素在男性作家笔下同样是可以表现的,林白在表现“去尽了男性欲望”的女性美方面才显示了真正的特色,她的人物并非毫无欲望,只是在男性一头的绝望使其欲望变成无对象的展示,情色成为一种真正的自娱,在纯粹的意义上完成了女性的自觉。林白本质上是诗人,她不具备构建小说所必要的严密逻辑思维,这些小说在结构上相当散漫,有不少剪裁失当的段落让人感到冗长和沉闷;同时也缺乏严密的叙事逻辑,她的小说创作冲动几乎没有一次是来自完整的故事情节,多半是一些记忆深处的闪烁着女性美的片断。这正是任何男性作家都无法达到的艺术胜境,也是任何观念性的因素所无法企及的。

需要强调的是,林白小说所展现的这种女性文学的美学特征,是与林白身处边陲和浸淫着民间文化因素的来历有关,种种边缘文化的心理积淀和童年记忆几乎与生俱来地把她隔绝在京城主流文化以外,差使她在小说里自然地流露出文明死角的一些惊心动魄的精神现象。但这并不表明林白不在乎京城的主流

文化对她的拒绝。那一组唯美倾向的中篇写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正是她从边地小城到省城又一步步向北京接近的时期,小说中展示的两个世界的对峙只是具有结构功能的含义,挑战不是直接的,更不是自觉的。可是到1994年她身居北京发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冲突就变得现实而且尖锐起来。

《一个人的战争》作为一个被拒绝女性的经典形象,早在她的《同心爱者不能分手》里就出现过:“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因为在《同心爱者不能分手》里这个被拒绝的女性是个幻想性很强的人物,所以人物特征并没有引起社会的愤怒,但在以《一个人的战争》为书名的长篇小说里,为了加强女性的现实遭际的效果,林白采用了教育小说的形式,使人物带有某种心理传记的暗示。主人公多米自幼在蚊帐里对性的发现一直到少女时代被强暴、诱奸和同居堕胎的经历,处处揭示了社会对女性的损害和拒绝,多米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女权主义的精神标本,相反,她对于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采取了卑贱的迎合态度,以求获得他人的认同,可是这个社会轻易地打破了她的期望和幻想,把她逼进了一个返回到自我内心深处的封闭性绝境。多米女性意识的成熟,也正是她走出男性世界的制约与观照之际。这部小说多处涉及异性间的性爱描写,都是女性失败的记录,最后她的性事只能通过富有象征性的自戕自淫来完成。下面一段关于性的描写段落曾使林白备受指责:

冰凉的绸缎触摸着她灼热的皮肤,就像一个不可名状的硕大器官在她的全身往返。她觉得自己在水里游动,她的手在波浪形的身体上起伏,她体内深处的泉

水源源不断地奔流，透明的液体渗透了她，她拼命挣扎，嘴唇半开着，发出致命的呻吟声。她的手寻找着，犹豫着固执地推进，终于到达那湿漉漉蓬乱的地方，她的中指触着了这杂乱中心的潮湿柔软的进口，她触电般地惊叫了一声，她自己把自己吞没了。她觉得自己变成了水，她的手变成了鱼。

像这样大胆、直率的性的描写，在大陆的严肃创作里是不多见的，它受到批评和误解（有一家出版社曾把这本书包装成春宫书）可以想象。但我在这儿整段引用它是想为讨论文学中情色描写提供一个样本，即严肃文学中对情色所持的宽容限度在哪里？艺术的鉴定无法用科学定量的方法，只能通过美学的和逻辑的方式来把握。大陆女作家中描写性的场面最成功的当推王安忆，“三恋”和《岗上的世纪》中大段的两性的描写，都是用华美的象征语言来暗示的，而林白却直接描写了性的器官、性的行为和性的状态。由于描写心理的坦荡，由于她描写的是一件既没有主体（“她自己把自己吞没了”）也没有对象的性行为，它插在文本里没有因果故事，只是一个孤立的诗性片断，就像是一段流动的音乐或一幅抽象的画一样，读者并不因此联想到暧昧、淫秽的暗示，而且这段文字相当饱满，读上去仿佛满溢了生命的汁液，从性的自戕行为中揭示出人物身体/心理、欲望/自制的深层关系，让人读后生出一种震撼来，不能不承认它是属于文学性的情色描写。再之，这个片断是孤立地插入小说文本，所以它在小说文本中的不同位置也会相应地产生意义上的变化，小说初版时它作为《一个人的战争》的象征置于题记，后来收入文集时，作家作了改动，将它置于末尾的最后一个段落。我认为这样的移动是合理的，当主人公多米遭到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和拒绝以

后,她只能封闭了自己,在性的自娱中完成女性的自我实现,它在小说最后的出现不但合乎逻辑,也更加加强了女人遭遇“一个人的战争”的沉重感。

《一个人的战争》直接写到了女性在阳性权力中心社会里的失败,使本来潜伏在她的小说里的两个对立的世界的冲突骤然尖锐起来,女性意识不再躲藏在唯美主义的幻想里展示自己,而是准备进入现实的阳性权力中心社会而含垢忍辱、身败名裂以至置死地而后生。林白的尖锐与绝望似乎与一个来自亚热带的水性柔弱女子面对严寒、干燥的北方政治文化背景种种不适有关,尖锐和绝望使她易于产生血腥暴力的奇想,于是有了中篇小说《致命的飞翔》。这是一个从《一个人的战争》中派生出来的故事,北诺是《一个人的战争》中的一个角色,由另一个女子(叙事人)李莴断断续续地讲述北诺向损害她的阳性权力象征(秃头男人)复仇的故事,由于李莴对北诺不熟悉,所以叙事中屡屡插入关于自己的情色故事,其意义与北诺的故事复合重叠起来,反复讲述男人利用权力诱惑女人的丑陋事件,为了突出这类事件的全社会性,作家在描述中不断使用“我们”的复数,使所有受到损害的女性的仇恨都聚集在主人公北诺的复仇行为里,终于,狂欢的场面出现了:鲜血立即以一种力量喷射出来,它们呼啸着冲向天花板,它们像红色的雨点打在天花板上,又像焰火般落下来,落得满屋都是……两性间的故事依然是这部小说的主干,但与《一个人的战争》中的纯粹男女不一样了,两性纠缠着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充满着政治(如李莴的情人不停地钻研共产党高层的权力斗争)与性欲(秃头男人的所作所为)的阳性世界终于驱逐了独立女性的最后居住地,小说结尾时写到越来越冷的气候形势下李莴准备与情人结婚,而杀人犯北诺却永远活在虚幻的木棉花的艳红背景下“奋力一跃”。这是林白最好的作品,

热烈而血性，女性意识从虚幻的想象世界走向丑陋的现实以后，再生出健康的创造能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讨论林白的新著《说吧，房间》。这个故事又是从《致命的飞翔》脱胎而来，两个女性主人公换了被解聘者老黑和被遗弃者南红，于是职业与性构成了当代社会女性的两大困境。《致命的飞翔》也涉及了这两大困境，但“复仇”过于壮丽而淹没了现实的内容，而《说吧，房间》则成了一座完全贴近现实的小说，唯美主义者林白从唯美的幻想中走出，切切实实地感受着现实环境中的困惑。小说也是从失业者老黑要写一部关于被遗弃者南红的小说开始的，叙事者在断断续续的写作中插入了有关自己的故事片断，女性求职困难与性的困扰几乎同时出现。老黑一开始就写到：南红在深圳的几年生活中，每一个转折都隐藏了一个男人的影子，一个住处、一份职业、一点机会，几乎全都与一名男朋友有关。南红被男人遗弃的结果是同时也丢掉了职业。进而老黑推人及己地发现，自己被解聘的真正原因也正是与丈夫的离婚造成的，因为她失去了“背景”。在一个阳性权力中心的社会里，权力的背景只能是来自男人，不管这种背景是暧昧的还是合法的。随着小说叙事的发展，林白渐渐地当代女性引入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怪圈：女人因为离婚而失去了工作，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女人的离婚呢？恰恰是职业妇女过于沉重的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造成了精神的极度疲乏和性的厌倦冷漠，无法满足男人的性的欲望。女性并不因为有了职业就有了性的欢乐，也不因为有了性的苟且就能保证职业的满足，实际结果往往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在运动：女人总是因为性关系的失败而丢失了职业，或者是因为职业带来的压力而失去了性的欢乐。女性在社会上的性别歧视和情色上的社会压迫，两者水乳难分地混淆为一体。

中国研究女性文学的学者刘思谦教授指出中国大陆的女性文学经历了“人——女人——个人”三个层面的发展，即从“五四”一代女作家发出“女人也是人”的呼喊，到“文革”后张辛欣、张洁们表现“做女人难”的主题再到陈染、林白们发出个人立场的话语，走过了一个完整的发展阶段。这是很有见地的解释。关于个人写作，又常常与私人话语相混淆，其实两者是有不一样的含义，关于私人生活和心理的文学表现，只是文学从宏大的社会性叙事中摆脱出来后的一种极端的表现，它远不能涵盖写作者的个人性立场。依我的理解，个人性的立场并不回避它对社会种种困境的描述，不过是必须游离了时代共名所规定的语境去表现。林白的创作到《一个人的战争》为止还是采取了回避现实生活的唯美主义态度，着力于个人内心发展和想象的效应。《致命的飞翔》是过渡，其中还掺杂了想象的复仇。而《说吧，房间》则从个人的立场上发出了对社会现象的抨击和回应，其实真正的女性主义文学都是产生在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反抗之上的，只有战斗的女性主义，没有逃避和遐想的女性主义，小说虽然是从消极的立场上表达了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真实困境，但它仍然充满了批判的激情和令人心酸的叙述。这部作品也许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会产生一种走出狹弄的效应。

不能忽视这部小说仍然是极其女性化的叙事。在象征上——再出现“房间”的意象，笼罩着两个女性的命运。自从弗吉尼亚·伍尔夫为女性争取了一个“自己的房间”后，它一直是女性文学中女性指称的缩影，林白在小说里把这扇神秘的门打开了，让它痛痛快快地倾诉自己的命运：小说里出现过三个房间的场景，一个是老黑婚后的卧室——合法夫妻的房间，《室内》一节写尽了婚姻的虚幻性，却句句落实在对房间、月光、色彩的描写上，写出了“平板无味的房间里本来一览无余，但是层层阴影和神奇

的变化就隐藏在同样的空气中,在月光照临的夜晚瞬间呈现”美好的印象;一个是单身男人许森的房间,那是情人的房间,那里处处是女人的痕迹,却不见女人的真身,她们仿佛是“面容不清”,虽然“眼睛和嘴唇形状完美地悬浮出来,但它们缺乏质感和立体感,只是一些优美的线条与晦暗的色彩”;只有第三个房间——才是现实中属于女人自己的房间,那是在一个叫“赤尾村”的破房间,“听地名就有一种穷途末路之感”,也就在这个远离喧嚣的边缘之地,演出了两个落魄女人的一场悲喜剧。小说在叙事上也充满了女性特征:几乎粉碎了男性审视视角建构起来的小说美学框架,中心主义和叙事理性被消解了,女人的命运故事化作零星的碎片,漫无边际地飘散在空气里,随手抓住一片都是一节诗性的片断,一篇短小的美文。碎片缀连起叙事的结构,只有开头没有结尾,内在旋律周而复始,叙事角色的转换随意自由——我、我们、她的交替使用,在阅读上也带来全新的感受。

小说的语言奇特而富有反叛意味,处处体现出女作家对身体感官的独特感受。我们从本文前面所引用的小说段落中就不难发现,作家对身体接受抚摸的感受非常强烈,但据作家自称,她在现实生活中感官“几乎是麻木的”,而写作却使她重新找回感官的刺激。这种随遐想而来的肌肤感受在《说吧,房间》成为一种强烈的语言特色,作家写乳房的感觉、堕胎的感觉、怀孕的感觉、肌肤相亲的感觉,几乎独创了一个男性作家无法染指的女性语言王国,使女性文学纳入了由身体出发的想象港湾。身体型的独特感受强化了文学语言的感官性,产生出与以平庸枯涩为主调的90年代文风绝不相容的反叛性语言,我们在80年代的莫言小说里曾经遭遇过粗鄙男性的丰富的感官性语言,而林白却以女性的凄厉惊艳,让我们重温了遭遇这种语言的快感。

在林白发表《致命的飞翔》时，有评论家认为这是林白的“最后冲刺”，或说是一场“致命的写作”，意思是说彻底返回到内心经验里去写作的林白将有被自己的极端态度所埋葬的危险，为此评论家发出了“生活的尽头，林白将向何处去”的疑问。我想林白是勇敢的，她扛着“以血代墨”宣言的旗帜，固执地走出了自我设置的困境，走向了个人主义的社会批判。《说吧，房间》也许正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998年1月24日于黑水斋

